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8/1205  
21 December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8 年 12 月 21 日

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厄立特里亚国外交部长海尔·沃尔德藤赛 1998 年 12 月 21 日向驻阿斯马拉外交使团递交的关于 1998 年 12 月 17 日和 18 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中央机关会议的简报声明(见附件一)。本信的附件是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在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附件二)和 1998 年 12 月 17 日非统组织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中央机关第四次常会发表的公报的摘录(附件三)。

我谨请阁下注意厄立特里亚要求并且正致力于迅速和平与合法地解决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冲突。为此,它正积极配合非统组织所开展的进程,该进程为讨论非统组织“框架协定提案”内所述的和平解决冲突各有关问题提供了机会。

厄立特里亚既无兴趣也无意针对与正在讨论的各项提案无直接关联的宣传,同埃塞俄比亚当局展开辩论。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它于瓦加杜古会议举行之前向中央机关所有成员和公众散发的“备忘录”中进行了诽谤性、挑衅性和煽动性的宣传,而且埃塞俄比亚总理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又重复了这一宣传,这导致我国总统在讲话中以及我国外交部长在情况简报会上通过介绍性说明作出了适当的反应。不过,他们的讲话内容集中于问题的实质方面。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竭力针对我国、我国政府和领导人从事诽谤、挑衅和威胁活动,反映了他们意欲干扰就非统组织的提案进行实质性对话,以及他们意欲制造压力,

迫使厄立特里亚听任他们摆布。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是否害怕关于实质问题的讨论可能会揭露某些事实真相?是否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非统组织和厄立特里亚认为应当和需要讨论非统组织“框架协定提案”的内容的时候却力图回避和阻挠此种讨论?我们是否得听命于埃塞俄比亚,不经讨论就接受它对这些提案的“解释”?正如我们以前向安全理事会发出的信函已解释而且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于 1998 年 11 月 11 日分发的声明所暴露出的那样,埃塞俄比亚显然是说,它是根据自己所作的、但并不包含在非统组织提案内的“澄清”接受这些提案的。那么,为何要剥夺厄立特里亚寻求澄清提案中某些要点并对其中一些其他要点提出修正的合法权利,以此竭力压制厄立特里亚?毕竟,非统组织代表团和中央机关已经正确确认并注意到这一权利。答案是很明显的:埃塞俄比亚从一开始就一直拒绝就实质问题进行对话,企图干扰议程,使其无法处理这场边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它拒不接受而且还侵犯由条约清楚确立的两国边界)以及导致爆发冲突的有关事态发展(在这方面,对事实真相的调查将会证明它负有明显责任)。绝不能允许埃塞俄比亚阻碍和平与合法地解决边界冲突,设定牵制性前提条件并且对讨论三缄其口。这场冲突很容易解决,只要按已订立的条约划定边界即可。

非统组织的进程正在继续。厄立特里亚也正在与其进行充分合作,尽管埃塞俄比亚企图以诽谤、挑衅、阻挠和威胁等手段扰乱非统组织对“框架协定提案”中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海尔·门克里欧斯(签名)

附件一

1998 年 12 月 21 日

厄立特里亚国外交部长向驻厄立特里亚

外交使团发表的声明

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致谢,感谢你们应邀出席此次有关于 1998 年 12 月 17 日在瓦加杜古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中央机关首脑会议的吹风会。

中央机关首脑会议对厄立特里亚而言是一次重要会议,它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论坛和机会,使我们可以详细说明这一边界冲突的起因和性质,说明厄立特里亚自这一危机爆发以来一贯倡导的建设性和平提议以及埃塞俄比亚如何坚持不妥协立场,不时动用武力以至妨碍了为实现和平举行有意义的商讨。

埃塞俄比亚昨天散发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它在首脑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该发言通篇尽是蓄意的疏漏、歪曲及弥天大谎。埃塞俄比亚当局避而不谈这一冲突的实质问题,不谈它如何于 1997 年 7 月在巴达动用武力、如何发行非法地图,也不谈今年 5 月 6 日至 12 日之间发生的触发此次危机的事件。相反的,它却试图把厄立特里亚描绘成一个“崇拜武力”且“一意恐吓其邻邦”的国家。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总理竭力为喀土穆伊斯兰民族阵线当局涂脂抹粉,指责厄立特里亚在与苏丹的关系中“违反了非统组织宪章”。而且,尽管埃塞俄比亚在建立联邦,随而吞并厄立特里亚后将哈尼什群岛视为其主权领土之一部分,埃塞俄比亚总理却厚颜无耻地指责厄立特里亚“毫无正当理由地”提出领土要求。

但是这些谎言及显而易见的伎俩骗不了谁。要说有什么结果的话,埃塞俄比亚的发言只是使其指控更显得空洞无物,使人们对埃塞俄比亚当局的品行产生严重疑问。

鉴于你们已完全了解厄立特里亚在该冲突中的立场,并鉴于已向你们分发了伊萨亚斯总统的讲话稿,所以我就不再花时间概括这些立场(参看附件二)。

你们可能还记得——事实上我当时就是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向你们吹风的——厄立特里亚在于 1998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瓦加杜古首脑会议期间曾向高级别代表团表达了初步意见。我们的初步意见的重点如下：

(a) 根据《框架协定》第 7 段的规定,高级别代表团在未对导致目前危机的所有事件进行调查之前不能做出判断;

(b) 行政问题不能脱离主权问题。

鉴于双方应在中央机关首脑会议之前或会上提交各自的全部观点,因此厄立特里亚要求与非统组织秘书长会面以便就《框架协定》及非统组织大使级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些重要部分请秘书长予以说明。虽说该框架协定文件引用了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但厄立特里亚从未收到过报告全文。

秘书长于 12 月 12 日访问了阿斯马拉。厄立特里亚政府随即就巴德米的位置、对一个属于厄立特里亚且居民是厄立特里亚人的地区“重新实施文职管理”的合理合法性以及进行一次不会对解决争端的条件产生任何影响的调查的提议等向秘书长提出了若干问题。已向你们分发了这些问题的全文。

非统组织秘书长无法对这些问题予以说明,他解释说,由于程序性及职能原因,这些问题只能由大使级委员会在首脑会议前举行全体会议来审议。

虽说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对厄立特里亚至关重要,因为厄立特里亚只有得到说明澄清后才能做出全面反应,但我们还是于 12 月 15 日向高级别代表团提交了书面意见,以此强调我们对和平进程的诚意。这封信已向你们分发,现在我念一下主要段落:

“在原则部分,厄立特里亚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即:和平解决争端,放弃使用武力及尊重殖民地时期边界。不过,有关最后那项原则,我想提请阁下和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注意的是,厄立特里亚要求用精确的法律语言陈述该项原则,使之明确无疑,避免因模棱两可、不同解释而阻碍划界的技术工作。厄立特里亚并且认为,划界的时限不应是开放性的,而应限定最长为 6 个月,这段时限足以完

成划界的技术工作。

对于建议部分,厄立特里亚持以下看法:

关于重新部署和非军事化问题,厄立特里亚认为,在正式停火和部署军事观察员后,划界工作可以迅速进行,而无须复杂而费时地先让数以十万计部队脱离接触。不过,厄立特里亚原则上不反对在共同非军事化框架内重新部署。因此,厄立特里亚请求将建议 3 改为:“为了给全面持久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双方在默勒卜河-塞提特河地段的武装部队应重新部署,但有一项了解:这一重新部署不影响所涉地区的最终地位”。

关于行政问题,厄立特里亚已反复表明,厄立特里亚与所有主权国家一样,无法容许外国统治我国领土。实际上,行政问题与继承殖民地时期边界问题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出于原则和务实,并为了不使冲突复杂化和长期拖延,关于行政的建议(即建议 4 的第二句)应去掉,重点应放在加速划界上,因为划界后,行政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实际上,厄立特里亚深信,如果埃塞俄比亚预设先决条件并进行阻挠,在实现停火后,我们本可以直接划界,即便不重新部署,到现在为止问题可能已经得到解决。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已提交中央机关首脑会议的报告表明,只有埃塞俄比亚公然侵犯在该国境内的厄立特里亚国民的人权;而厄立特里亚没有“对厄立特里亚境内的埃塞俄比亚人采取任何系统的、官方的行动”。建议 8 必须删掉“停止针对平民的措施”,以反映这一事实。在建议 8 中,必须加上“赔偿”一词,最后部分改为“赔偿遭驱逐的人”。

其余各项建议是积极的,厄立特里亚可以接受。”

中央机关首脑会议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并阅读了高级别代表团的报告。我不能说讨论是详尽的,因为时间有限,而且首脑会议还要处理非洲大陆上的其他五个冲突局势。除了苏丹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冲突外,其余发言都确认已经取得的进展,并指出必须继续努力弥合双方的分歧。我要在此指出,正如高级别代表团提交首脑会议的

报告所阐明的,埃塞俄比亚没有接受框架协定,只接受经该国自己修改的版本。

首脑会议经过简短审议后,通过了高级别代表团提出的《框架协定》,但同时指出了双方的不同立场。首脑会议进一步敦促双方与非统组织合作,以便为执行这一框架创造必要条件。

## 附件二

### 厄立特里亚总统

#### 1998 年 12 月 17 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 非洲统一组织中央机关会议上的讲话

请允许我首先感谢布莱斯·孔波雷总统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及人民所给予我们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我还希望表示厄立特里亚深切感谢孔波雷总统和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的成员以及部长级和大使级委员会的成员为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我还要感谢诸位阁下、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们承担义务并抽出时间到瓦加杜古来,为和平解决非洲为数众多的冲突作出贡献。

自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不幸冲突公开以来,已经过去了 6 个月。在这段时期中,大家对这一冲突的事实真象和有关问题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今天,非统组织已经比它以前在瓦加杜古开会时对这一冲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请允许我简短地谈及这方面的四个主要问题。

#### 冲突的起因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根源于边界争端。它的起因在于埃塞俄比亚违反《非统组织宪章》和它尊重从殖民地继承的边界这一神圣原则,公然侵犯厄立特里亚从意大利殖民地继承的边界。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侵略表现为 1997 年 7 月印发的埃塞俄比亚官方地图,埃塞俄比亚迄今没有取消这一地图,它把厄立特里亚大片领土纳入埃塞俄比亚版图。更不祥的是,埃塞俄比亚反复动用军事力量占领它所觊觎的厄立特里亚领土。

因此,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要求埃塞俄比亚放弃它对厄立特里亚的非法要求,并明确宣布尊重两国间按照 1900 年、1902 年和 1908 年的三项条约所划定的殖民地边界。这些边界从该时起就构成了厄立特里亚的边界。虽然埃塞俄比亚口头上说尊

重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它实际上没有表示出接受和尊重这些边界的意图。为此目的,它一直在要求含糊和模棱两可的做法,完全了解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做法,整个事实很容易引起争议和无休止的拖延。这将意味着不能迅速进行以明确做法为先决条件的技术性分界工作。

非统组织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不改变从殖民地继承的边界的看法,同时这一原则已列入提出供双方考虑的框架协定的要点,并已提交给我们。然而,鉴于埃塞俄比亚的意图,我希望提请各位阁下注意,厄立特里亚要求非统组织拿出具有法律专家意见和确保迅速解决办法的准确的法律语言,而不是导致不同解释和无数争议的语言。

### 使用武力

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殖民边界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沉默,却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大肆鼓噪。它不仅指责厄立特里亚进行侵略和使用武力来制造地面事实,甚至还谴责厄立特里亚“崇拜武力”、“依恋武力”和迷恋自己的“不可战胜”。我刚才引用的短语出自埃塞俄比亚给各位阁下的备忘录,它们在其中还谴责厄立特里亚“心态古怪”、“病态”,“蔑视非统组织和国际法”和“蔑视文明行为和礼貌”,而所有这些它所使用的语言至少都与文明相去甚远。

不满足歪曲有关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冲突的事实,埃塞俄比亚还谴责厄立特里亚是“紧张局势和国家间误解的根源”,并引用厄立特里亚与其邻国的关系作为证明。但是,众所周知,厄立特里亚与苏丹的关系同埃塞俄比亚和该区域其他国家与苏丹的关系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就与也门的争端而言,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独立前就认为哈尼什岛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的确,厄立特里亚向仲裁法庭提供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埃塞俄比亚现政府提供的文件,包括对在该岛上所犯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对石油开采活动进行管制,甚至还有埃塞俄比亚前总统门格斯图上校登上旗舰“埃塞俄比亚号”进行视察的录相带。埃塞俄比亚现政府的 180 度大



转弯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符合利用诽谤来掩盖自己论点虚弱之处的做法。

埃塞俄比亚使用尖刻和冒犯性的语言,目的是用指责的海洋淹没事实真象。这是贼高喊捉“贼”的典型例子。然而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部分由于高级别代表团的工作,现已清楚 1998 年 5 月 12 日的冲突并非意外爆发,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个月前,当时埃塞俄比亚于 1997 年 7 月 12 日派两个营的部队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的阿迪穆鲁格地区,解散了当地的行政机构并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从而以武力制造了地面事实。同一天,在数百公里外的一个地区,它加强了对巴德梅地区的入侵。入侵行动涉及用恐吓手段把厄立特里亚人从村庄中驱赶出去,毁坏房屋,烧毁庄稼和让埃塞俄比亚人来这些村庄定居。

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曾经有 22 年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他们突然发现我们是“武力崇拜者”,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早就诉诸武力反击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了。相反,我给埃塞俄比亚总理写信,考虑到我们关系密切、思路接近,我称他为“梅莱斯同志”,请他纠正错误,并建议成立联合边境委员会,以双边友好方式解决任何边界争端。

埃塞俄比亚的行为显著不同。它错误地视厄立特里亚的克制为软弱,并受此鼓励继续进行侵略,把更多的土地置于自己控制下,使愈来愈多的人流离失所。最后,它于 1998 年 5 月 6 日袭击了一支厄立特里亚部队,从而使侵略升级。埃塞俄比亚随后几天连续进攻,引发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直到 5 月 12 日双方均加强了兵力为止。

埃塞俄比亚随后的行动更加恶劣。厄立特里亚在过去十个月中一直耐心地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埃塞俄比亚则不同,它相信自己作为大国的力量,选择了使用武力并在战斗次日对厄立特里亚宣战。同时,它停止使用厄立特里亚的港口,切断了空中和电讯联系,几乎将其所有兵力布置在厄立特里亚边界,包括没有发生边界事件的地区。两星期后,它发动了地面战争,并在 6 月 5 日轰炸了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使边界冲突进一步升级。厄立特里亚被迫再次行使自卫权。

尽管埃塞俄比亚随后采取了这类行动,但事后考虑,厄立特里亚对在 1997 年 7 月和 1998 年 5 月间采取克制与和平的行动并不后悔。同时,由于埃塞俄比亚先是发动袭击挑起危机,失败后又公开对厄立特里亚宣战并随后发动战争,厄立特里亚认为不应该接受埃塞俄比亚的先决条件来奖赏它。

我知道由于对导致危机的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因此难以做出判断。这正是厄立特里亚从一开始就要求对这些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原因,这一立场现已得到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的支持。但遗憾的是,这样一次调查尚未进行,尚未列入非统组织框架。

但是,即使在未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继续拒绝放弃使用武力这一事实也是不容争辩的。实际上,埃塞俄比亚已成为使用武力和警告战争迫在眉睫的老手,它的目的是向非统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施加压力以向厄立特里亚发号施令。本次首脑会议前夕,埃塞俄比亚官员宣布,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和平解决办法,他们将“把厄立特里亚领导埋进自掘的坟墓洞中”,这符合上述行为方式。

#### 流放厄立特里亚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

除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多次使用武力和继续威胁使用武力外,埃塞俄比亚决定概除其国内的厄立特里亚人一事对两国关系造成最大伤害并将在未来多年继续毒化两国关系。迄今,许多人被杀害,数千人在拘留营中遭受折磨,其中 1 500 多人在阿瓦萨附近的一个营地中。42 000 多人被驱逐出境,他们价值数亿的财产被没收。余下的厄立特里亚人的生命遭到恐怖威胁,随时等待着被埃塞俄比亚士兵半夜敲开房门或从街上、工作场所或教堂中带走后流放他乡。被流放的人包括为非统组织、驻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办事处以及许多非洲使馆工作的厄立特里亚人。

埃塞俄比亚在这一人道主义问题上与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用大声的斥责和捏造的故事来隐瞒它仅根据国籍对平民进行大规模拘留和流入的行动。它还把这些称作“间谍”,以试图为大规模侵犯我国人民的人权进行辩解。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

埃塞俄比亚不能靠空泛的指责而逃避责任。正如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所清楚地指出的,“厄立特里亚境内不存在针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有计划的或官方的行动”。我已要求非统框架内反映这一事实。

### 重新部署和管理

我确信诸位阁下将同意我的观点,即重新部署和管理问题与正在审议的地区位置密切相关,无论这些地区是在厄立特里亚还是在埃塞俄比亚;同时还与冲突的起因,即谁在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密切相关。由于这些重要问题并未得到调查的确定,而在过去 6 个月中,厄立特里亚一直要求进行这一调查,因此任何有关重新部署和管理的建议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关于重新部署,厄立特里亚认为,随着实现停火和军事观察员进驻,可以迅速划分边界,不必费力耗时地使成百上千的部队脱离接触。但厄立特里亚原则上不反对在非军事化框架内进行重新部署。

关于管理问题,厄立特里亚一再声明,厄立特里亚与其他所有主权国家一样,不能赞同由外国来管理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事实上,管理问题不能与继承的殖民地边界问题分开。因此,为坚持原则及不使冲突复杂化和长期化并从实用出发(既然我们所谈的是 6 个月这个短时期),应完全放弃管理建议,将重点放在迅速划分边界上,这样管理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厄立特里亚坚信,若不是埃塞俄比亚提出先决条件和百般阻挠,在实现停火之后,我们本可以直接转向划分边界,现在可能已经解决了问题,甚至不必实行非军事化。

我甚至冒昧地占用诸位很多时间详细介绍情况,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制造了许多混乱。上月在瓦加杜古,我已提供了厄立特里亚对非统组织提出供双方考虑的框架协定要点的初步但经过审议的意见。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详尽研究这些要点。由于需要澄清一些问题,而且其中一些问题我们自非统组织开始进行和平努力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答案,我们请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博士阁下访问阿斯马拉,进行协商并

向他提出我们的问题。昨天,我向布莱斯·孔波雷提出我们的意见,其前提是我早些时候提出的有关问题尚未得到澄清。

在我提交的意见中,厄立特里亚重申信守将成为和平解决基础的三项主要原则。关于边界这一根本问题,如果真正承诺遵守殖民地边界,我们要求使用我们认为不应引起问题的准确的法律语言。我们要求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段落具有实质性内容,体现只有埃塞俄比亚一方应受谴责。我们要求取消关于管理的句子,以便遵守原则,并且不使问题长期化和复杂化。尽管我们认为,由于已停止敌对行动,可立即划分边界,但我们也表示愿意在彼此非军事化的框架内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

埃塞俄比亚备忘录和作为其前言的总理函表明,埃塞俄比亚的意图是威逼非统组织同意它对厄立特里亚发号施令。它威胁说除非按其意志行事,否则后果堪虞。埃塞俄比亚公开指出,拒绝接受埃塞俄比亚的观点就等于非洲统一组织放弃责任,甚至声称不仅非统组织的信誉而且其前途都有系于此。我认为,正当非统组织努力处理一些冲突时,暗示非统组织如不对其中冲突一方采取偏袒行动,该组织将会灭亡,这可以作为衡量埃塞俄比亚政府意图的标尺。

埃塞俄比亚屡次恫吓未果,又试图阻止进行有意义的详尽讨论。埃塞俄比亚显然不希望在这次首脑会议上取得和平进展,而希望非统组织的努力落空。我坚信,通过孔波雷总统和其高级别代表团同事的不懈努力,非统组织比任何一方都更接近弥合双方的差距,非统组织将继续努力,帮助我们实现和平。

附件三

摘自《非洲统一组织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  
中央机关第四次常会 1998 年 12 月 17 日  
在瓦加杜古发表的公报》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争端

中央机关审议了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关于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争端的报告。中央机关祝贺代表团为促进和平、全面解决争端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中央机关注意到双方对高级别代表团的建议各自所持的立场。

中央机关赞同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向双方提出的关于框架协定的建议,它是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争端的适当框架。

中央机关赞扬双方信任非统组织,在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执行任务时给予合作,并表现出克制。

中央机关敦促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继续处理这一争端,并呼吁双方继续与代表团合作,以期迅速执行框架协定创造必要条件。中央机关进一步敦促双方继续保持克制。

-----